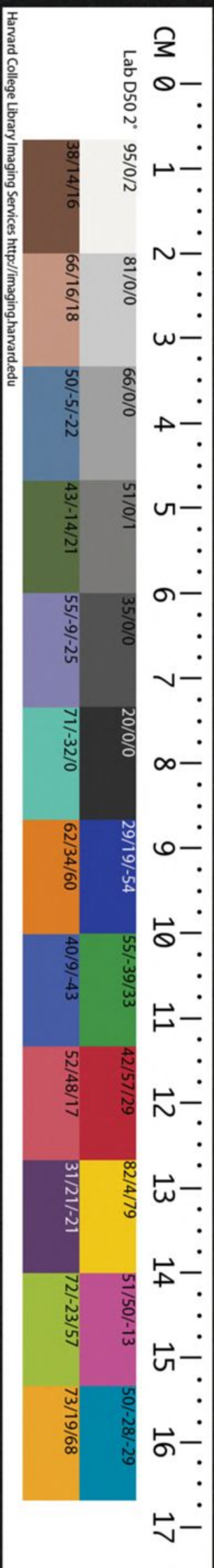


T 2571/3202d(31)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 Leavis
APR 17 1970

列傳第十三

山濤

晉書四十三

御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今濤
早孤居省少有器量不為意性好莊老
每隱身自晦與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
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
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
為都主簿以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
南從事與石鑿其共宿濤夜起賦鑿曰今為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御撰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死旬令濤
 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人然不羣性好莊老
 每隱身自晦與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
 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
 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
 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
 南後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印

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鑿曰宰相
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
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
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
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
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
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
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
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
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
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後事
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
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
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
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
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

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天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秦始皇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省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

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又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

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躬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

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不攝職爲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鹿言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

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叅從弟婦喪輒
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
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
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
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
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
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

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
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
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
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悞
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
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
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
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
風尚教以勑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

聳臆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
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
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兵土初平凡百草創
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
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
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
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
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
未順旨叅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

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
瓘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
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
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
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
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
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
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
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

政獨高其志耶吾足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
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
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
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
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
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
步輦後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
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
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熾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
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
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
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
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
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
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
折足之凶下有廟咎之咎願陛下垂累世

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言贊朝政保乂皇
家匡佐之勲朕所倚愬徒之職實掌邦
教故用敬授以卷身第一直以讓以自揖
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
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
事策贈司徒密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
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

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粲等上言濤舊
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
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
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
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
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
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
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
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

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
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
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
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
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
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疋病形甚短
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
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疋陋不肯行濤以爲

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疋病宜絕人事不敢
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
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
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
所知後與譙國稽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
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
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
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

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
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
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
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
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指惟
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
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
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
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

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
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
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
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
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
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
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
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
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

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
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後之永嘉
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
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
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
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
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
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

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
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
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
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
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嚴所逼
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
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
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

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
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
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
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
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
弛豪族多挾蔽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
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蔽戶
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

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
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
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
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
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
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
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繫其務欲以啓天下
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

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
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捕陶有
一州之任貪饕食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
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
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
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
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
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
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
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
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
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
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
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
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
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

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卽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濟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談論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徃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

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咲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

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龔父
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
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
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
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
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劭各率衆
誼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
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
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

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
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
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徯爲侍
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
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
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
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
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
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

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
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
之謂人曰若使一動能傷人濬冲不免滅
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
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
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
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
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
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

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
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當深遠之繇不
後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
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
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
傳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
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既未
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
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

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
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
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問起義孫秀錄戎於
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
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
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
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問檄書皇皇問

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
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
我等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
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
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
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宗讓
此求安之計也問謀臣葛嶼怒曰漢魏以
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鼓隨廁得不及禍
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玉之爲人與時舒
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
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
徒雖位撝鼎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
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
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
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
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

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高音之疾
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
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
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
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鑕其核以此獲譏
於世其後後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
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
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
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未日永興二

年薨于邠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
倫鑒識常自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
寶莫知名其器聖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
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
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綏綏如束長竿族弟
勳有高名戎惡之勳每候戎輒託疾不見
勳後果爲逆亂其醜善見如此嘗經黃
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
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

自稽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
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
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
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
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
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
從弟陽平太守惜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
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

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
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
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
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
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
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
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
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
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

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
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
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道共載而去
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
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又卒於比平送
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
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
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
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

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
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
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
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
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其旨重之惟
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
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
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

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
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
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
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吊
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
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
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
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
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

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
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
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
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
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
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侯中領軍尚
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
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
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

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切
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
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
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奉之操宜加顯
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後之衍素輕趙
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
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
時齊王罔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
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

穎以衍爲中軍將軍遷高書僕射領吏部
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
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
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敷爲青州
因謂澄敷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
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
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
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

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
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
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
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
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
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
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
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
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

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
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
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
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
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
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
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

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
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儻
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
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顧愷之作書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于
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
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萊弊之時
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投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窓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儁衍曰誠不如

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後事中郎穎辟豎孟玖玖諸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毀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彌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

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
行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
蠻校尉斯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
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策略無
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
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鷄而弄之神氣蕭
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
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

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
之中以為別駕采女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
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
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
如黨嚴疑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
之曰襄陽拔未谷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
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
信然散眾而還既而耻之託量運不瞻委
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派人

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由聚
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
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資
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
萬家一俱反推杜弼為主南破零桂東
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
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
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
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
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
孱陵尋奔省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
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未能從初澄命
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
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
孤軍引還澄悉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

吏也託爲環報仇遂舉兵逐曹自稱平晉
將軍澄使司馬毋丘軌討之爲遂所敗會
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
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
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
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恩侮敦敦益忿怒請
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
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
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

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社跋通信澄
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
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
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
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
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栢稚上表理
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
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後師歲餘便歸粗
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晔宗人武陵太守郭
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
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
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
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
喪母去職劉弘收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
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勦滅之
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

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
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
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
從然重其忠亮荆士士人宗欽嘗因酒忤
澄澄怒叱左右捧欽舒厲色謂左右曰使
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
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
受之澄意少釋而欽遂得免澄之奔敗也
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

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刃渡
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
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饑所以食牛耳
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
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
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
免王粲召為參軍轉後事中郎襄陽都督
周訪卒粲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
廷徵舒為右丞粲留不遣粲誅為逆舒諫

不後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
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
白粲粲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
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粲曰百姓久買
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粲大怒曰王處
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
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粲曰
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
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曰汲黯朱雲不狂

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
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
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歟曰卿欲何言舒曰
繆垣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
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歟即使還地衆咸
壯之躬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
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父方參魏征
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
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
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
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
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
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
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
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

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友侯玄所賞乃
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
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逮與
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
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
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
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
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
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

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
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
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
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
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
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
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
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
漆畫作地廣意盃中地即角影也復置酒

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捻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曾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

先盡弘恕然後喜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頌頌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矣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

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
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
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
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
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
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焉廣獨自若
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
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

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穎校尉滿
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辭
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瑛說賈謐曰前以太
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
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
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
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
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
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

沙王又遣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說謗之
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
男易一女又猶以為疑廣竟以息卒荀藩
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
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
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
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
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

歟濬冲善哉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
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豈已
亂戎則取谷於世苟委債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于犬羊
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倭彼兗渠以
求容貸頽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
物對境難堪終天歟生自貽伊敗且夫衣
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官羽彩照山華布
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

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
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揆將聖事垂跡
指搯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笑莊
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
歟慙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
知材濬冲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
三穴神亂當年忠垂曩列平子陵侮多於
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音義

宛句

上於元反

蹴

取育反

眠

莫賢反

咄

當沒反

傳

張戀

落奚反

枚

音梅

迨

由反

昵

尼質反

沓

徒合反

居迂

輿

音其反

莫見

跣

蘇典反

模

莫胡反

焮

必遙反

牢音勞畧音執滕以證反鬲音革埃音哀該古來反虺音皇

反茗芋上音莫迥反涅乃反結疑反軼音逸伶

人郎反丁弛反式是反饜力反何足反算蘇管反虺音吼

吐呼反蛟反賻音附襖反計斬音邾誅音筒音同苦

失廉反粥之竹反圯符反鄙音旗餘音對畷音色盲音菜

鑽借官反核下反羊邲反沽洽反璞匹反角反紱初反六壚

鬻音羈繼私反列音康姬紆反馨呼反刑音標力反軌

塵音主慢符反逼音錮音固窟苦反骨音輜重上側音狸反

長音長填陟反鄰音清峙反直音里音擔音糞都反甘音散五反來

豎殊反主音鯤音胡音母音無音驚字林鳥子生哺者

飄符反霄音寵力反董音弢音潛音孱音孱音應音幼音棧音頰音沓音徒

反音扈音搯音烏音草音稚直反利音彪音南音休音勸音邁音廠音許

反音叱音齒音日音棒音步音項音恚音於音避音搯音口音洽音炎音久音沌

口音箠音和音啖音徒音檻音庚音翼音繆音諱音誹音府音謂音僑音喬音

髦音裸音郎音果音鐫音的音和音其音相音服音近音身音傳音衣音捫音門音

躄音步音孟音悞音乃音乱音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表字默 默子球



鄭表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庶漢大
 司農父恭揚州刺史有高名表少孤早有
 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
 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
 依之歆素與恭善撫養表如己子年十
 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
 名重當世表同郡任覽與結交表

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訖

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表

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後事

空王朗辟為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

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感至大位有重名

表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

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

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蒞表孝悌敬禮賢

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後事

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

大將軍辟祐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

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

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祐

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

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

求出補史徒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

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祐亦憚之及會

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

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
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弼中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
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備九
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摠齊
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劭
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蹇蹇正直雖處腹心
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
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爲尚書右僕射衛將

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
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
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
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祚進爵爲侯雖寢
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
光祿大夫密陵侯表履行純正守道沖粹
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
之曜補衮職之闕今以表爲司空天子臨
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

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
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
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
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
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
舍人官騎賜牀帳簾褥錢五十萬九年薨
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設哀賜秘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

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
訥稱予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史刪省浮
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
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
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
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
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

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
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
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
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
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袁書曰小
兒得廁賢子之涼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
出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
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

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
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
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
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
為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
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
染其沫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
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
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
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
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
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
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
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
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
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
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

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
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
溫謹不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
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
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
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為
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
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

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
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
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
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
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
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
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

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
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
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
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
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
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
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
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
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

銓鏘廉平賜爵關內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恭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蒙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

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湏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

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
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
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
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
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跡遜位
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
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
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

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
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
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
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
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
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脩
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

蘇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即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

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噐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四錢三十萬
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身沒
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
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
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
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
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
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妻亡
制盧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

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
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
監皆不就欽弟瑛字子笏衛尉卿瑛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郿令
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
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
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
莫不憤怒今殿下揔率三軍應期電發子

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
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
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
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
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
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
必有輕易凌轍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
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
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

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
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
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
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
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
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
藩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
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
間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

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
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義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
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
平乃廻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
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
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
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
肆猾擾荆楚今公掃清羣難南土以寧振

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
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
鄴叅署相府事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
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
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
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
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緄殿中武賁
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
彌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

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裝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

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

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
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
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
顥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
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
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
顥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
詣闕陳謝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
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

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
酒遷衛尉丞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
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
虜與次子謚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
尚武帝女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
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
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
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

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後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波所留遂

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

後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
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魯孫劉琨妻之
姪也與湛俱為琨司空後事中郎後為末
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
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
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
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

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涕汗沾背表懼禍
作頰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
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
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
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
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
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

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
親跡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
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
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
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
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
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
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迂旨初表

有賜客在萑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
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
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
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
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
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
當之又緣廙有遺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
廙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
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

虞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虞爲世子著
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
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
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
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
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
虞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
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
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

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
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
不拜世咸稱之虞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
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
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闡於宅側帝嘗出視
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
登陵雲臺望見虞首藉園阡陌甚整依然
感舊自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
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

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
虞應揚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
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
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
賈后求以女配虞孫陶虞距而不許后深
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
元三子混奮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麻苴位侍中尚

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奮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
至臨穎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榮
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
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
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
散騎常侍北軍中侯俄拜領軍加散騎常
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

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
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
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
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
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
將軍王道道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
況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
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
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

杜彞議湏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
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
將軍一尊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
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
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
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
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
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主勅表轉恒為
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

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
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
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
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
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
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
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廢遺

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
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
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
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
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
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
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

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
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
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
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
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
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
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
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
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

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當養精神願
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
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
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
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
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
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同中書寺
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
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

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
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
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
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
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
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
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
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
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

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遺固之
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尉汝南王亮
司空衛瓘爲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
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
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雲祭明堂
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
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
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
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

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
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
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
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
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
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
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

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
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
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
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
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
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
虓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
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
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
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與能補過而乃
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
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
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
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
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
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
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
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
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
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鑿速發
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
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
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
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

子陋字處賤襲封歷中騎校尉

温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恂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幼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罔輔政以羨攸之故事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罔建議欲復

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諸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

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
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
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
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
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
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
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
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
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
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
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
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弁之
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
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
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
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
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
善節冰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
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於危亂不墮其名
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
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

蘭郁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音義

表莫侯反甄主然反踵之隴反訶况羽反覈下革反刪

所奸徇反徇徇兇反斯雖遂反壽壽諮作壽一訊音信

羸力為反誅力軌反涿丁角反赫音沔反沔充輶音遙

鎧苦愛反饑音躄反躄位質即移反疽七余反珽他

反笏音忽朝歌如驤音襄輓音歷血反女六泓反烏宏

缺窺瑞反又音缺狷音滑絀丑林反粗祖古反鴛怯上音下

去劫謀反氏林猗於離反單音低迂五故反賅音求詭

反居委瘖反於今思音膺陟奠整反之郢奮烏外

蔬

反色

奠

戇

反子

降

零

音

覘

反勅

廉

為

已

音

參

音

三

郁

反於

六

郁
六

魏
及
平
以
然
已
公

